

看到别人做不好时,也许会暗爽在心,有种“我比他聪明”的优越感。但真聪明的人,是观察别人为什么做不好,然后提醒自己,尽量不犯相同的错。那些只爱发出嘘声的人,应该是打算一直在台下当观众,而那些提醒自己的人,则是在准备:有一天要站上舞台。

——台湾主持人蔡康永语



博客

今年5月下旬,随安徽省皖台交流协会参访团赴台交流。结束时,台湾友人要求每位团员谈一谈体会。作小诗一首,以呈心意。

有缘台湾

余群

隔海望台湾几回梦里牵,
当空舞长袖随君跃海还,
九华中台山佛祖庇两岸,
太平日月潭大愿心可鉴,
把酒当歌问炎黄根相连,
别梦依稀归牵手应有缘。

注:中台山系台湾南投县中台禅寺



逃离北上广

Nicole (<http://blog.sina.com.cn/nicolelee>)

其实对我来说,并没有一个真正的逃离过程,因为在走走看看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决定不在北上广这样的城市安家。

先说说北京吧。大学时自己一个人去考试,人生地不熟,约了一个在北京上学的朋友来接站,足足等了一个小时才看到她的倩影——“不是说你离这里只有几个站吗?”我气呼呼地问。“姐姐,这里一个站的概念,不是海口那种概念……”她无奈地说。我开始觉出这里头的不妙。工作后就不用说了,要去个什么地方办事,一天的时间预留半天来坐车,想睡个舒服觉?没门。除非你愿意到了地方看见人家已经关门。

上海去得少,只有一次,并且是来去匆匆。从乌镇旅游出来,觉得去上海比较容易中转,就去了。出了汽车站,立马就被滚滚人流车流淹没。找到一家经济型酒店,不巧正建在立交桥旁,没法开窗——窗外环境那个恶劣。这酒店场地不小,有个挺大的院子,客房有好几栋小楼。然而院子里车多树少,没什么绿化,一出门又是日夜不息的立交,让我深感自己在上班而不是在度假。

广州就不用讲了,离我现在居住的地方不远,我不得不去办事的时候,宁愿坐地铁,像鼯鼠般在漆黑的地道里穿行,也不愿乘坐地面交通。一是不想看到亚运前四处整改、人车拥堵的景象,二是忍受不了卖猪仔般拥挤的公交车,三是就算打的,也免不了堵车,还连带着吸进无数废气——一则现在油价涨了,司机都舍不得开空调;二则堵车带来的加倍尾气加上四处装修的粉尘——还是钻地洞安全。广州不是没有美好,但在通往美好的路上,我已经被呛死了。

因此,我逃到了一个小城市。

这里像极了我的家乡。几站路,坐车也行,步行也可;随处可见餐馆超市,生活方便;周末去逛街,远远称不上拥挤,然而除了某些奢侈品牌外,并不会有什么东西买不到。马路基本畅通,有车的人开得舒心,不必因为拥堵而倒退回去买自行车、电瓶车、摩托车;生活气息浓厚,人与人之间距离很近,一个微笑,几句寒暄,或许就能交上朋友。生活节奏不快,你想挣高薪,有机会;你想慢生活,没问题。娱乐生活也挺丰富,不知道为什么港台歌星都喜欢过来开演唱会,有时一个月有好几场;去年听过了朗朗的音乐会,今年准备看张艾嘉的话剧。在这里,才会感觉到自己跟城市的关联,才会觉得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一份子,虽然这里并不是我的家乡。

北上广是少数人的天堂,大多数人的泥潭。在小城市生活,我感受到了幸福:觉得自己是个人,有强烈的存在感。所以,即使有再多的坎坷,我的选择依然是逃离北上广,拥抱真生活。

家门口的的水银灯

墨村 (<http://blog.sina.com.cn/mocunyuexiang>)

村子里随着包产到户吃上喧虚的白馍后,偷鸡摸狗的事件却时有发生,搅得村人如惊弓之鸟夜不成眠,捕风捉影的犬吠声音,从傍晚到黎明经久不息。

彭村的治安让老村长头痛。头痛了三天的老村长,匆匆走过被一座座无规无则的瓦屋挤逼得歪歪扭扭的村道,站在了村中央我家的饭场上。老村长两手掐腰,条理清晰地分析了目前的形势与危机,然后伟人般用力一挥右臂,庄严宣布了他的最高提示,由全体村民集资,从2公里外的人民公社所在地拉出一根电线,在村子里安装一盏照明的水银灯,以便使值更巡逻的民兵及早发现小偷所暴露出的蛛丝马迹。

水银灯安装在什么位置呢?

村民们的心里都打起了小算盘,若有幸与亮如白昼的水银灯为邻,财产安全不说,还可省去点灯的油钱,日积月累可是一笔不小的节约,这样的好处说什么也不能让别人沾去!为此,各怀心态的村民们情绪激动,红头涨脸地吵成了一锅粥。尤其是我父亲,底气十足,嚷嚷的声音铺天盖地:“村中央我家的这个饭场,是村里经常开会的地方,水银灯装在这儿最合适。”

老村长朝我父亲厉声断喝:“嗨嗨嗨,你夹住吧,你一不是党员,二不是村干,三没有什么特殊贡献,水银灯为什么要装在

你家门前?”

父亲立时焉了。

众人一下子哑了。

最终,惹人眼馋的水银灯光荣地亮相于村口一根松木电线杆高耸的头顶之上,老村长的四合院舒服地躺卧在一片温柔的光晕里。

咽不下这口气的我父亲羞愧难当,千叮咛万嘱咐要我一定要出人头地,以改变我家在村中的地位。若干年后,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学。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晚上,穿着一新倒背双手的老村长破天荒地走进了我家的小院,并破天荒地递给目瞪口呆的我父亲一根过滤嘴纸烟:“嗨哟,咱侄儿可真是出息了,以后就是吃卡片儿的公家人了!我说,水银灯还是装在村中央的饭场上吧。”

第二天,那盏水银灯便庄严地威风凛凛地屹立在了我家门前的饭场上,惹一村羡慕不已的眼睛和“啧啧”的赞叹。

父亲的腰杆一下子挺直了。

四年后,走出了大学校门的我成了溧阳西南乡中学的“孩子王”。与此同时,我家门前的那盏水银灯也乔迁新址,成了新当选村长门前的一道靓丽的风景。

父亲的腰身又一次软塌了。

在以后稠密的岁月更迭里,那盏水银灯一刻也没闲着,不断地被村里人们那来

挪去。那片辉煌先后普照过发家致富成了万元户的陈二蛋家,亲吻过出了个副乡长儿子的王麻子坑坑凹凹的麻子脸,明亮过那些年曾是地主“狗崽子”的张小牛,因为张小牛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地主爷爷从台湾回来探亲,为村里捐了一笔款,在塞河上建起了一座大石桥……

现如今,那盏已成为村民们心中圣物的水银灯,又在村尾矧子老林家大门外开始张扬无限妩媚。因为矧子老林那个在广州打工的二闺女本事了得,每个月都要成千上万地给家里寄钱,矧子老林家和他同样低矮的烂瓦屋早已鸟枪换炮,变成了里外粉刷装着明闪闪大玻璃窗户的小洋楼。春节里,曾有一位从广州打工回来不知天高地厚的愣头小子,不屑地对村民们撇嘴,知道吗,矧子老林的二闺女在广州当了妓女了。消息传开,矧子老林急慌慌跑到广州,这才证实了二闺女没有骗他们,自学成才的她真的是一家服装厂做高级服装设计师哩……

眼下,我们溧阳西南乡彭村里的年轻人都纷纷扔下锄头,天南地北各显神通地进城挣钱去了,家家户户虽然早已用上奇形怪状五颜六色的电灯,可人们仍然梦想着能拥有那盏水银灯。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那盏水银灯在骚动不安的村子里仍威风八面地流光溢彩独领风骚。

20年的情感革命

李轶男 (<http://blog.sina.com.cn/liyinan76>)

贾宏声死了,这时大家才幡然醒悟,周迅,还曾有这样一位男朋友。可是深深一想,周迅年轻时爱上的,可不都是这样的男人。从窦唯的弟弟窦鹏,再到演员中的诗人贾宏声,再到歌手朴树,李亚鹏终于终结了她对“文艺青年”的热情。一回首,那也是十多年前的事儿了。

十多年甚至二十年前,爱上一个人的“才华”还是件普遍且正常的事。贾

宏声的两段情事,女主角都因他的才华而爱上他,伍宇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那时是很爱贾宏声的,他真的很很有才华……

那时候,男人的才华有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它就像病毒一样,侵入女人每一颗防卫的细胞,使女人柔软。那样的爱情也有一种说不出的影响力,无论是对彼此,还是对公众。当然,如果是真爱,到了曲终人散时破坏力也很强大。

时光再向下拉,一切就变了个模样。单看街上流行的爱情小说就可见一斑。从琼瑶的纯爱到亦舒的现实之爱,张爱玲那种抒写爱情时大鸣大放的冷漠,一下子被推上了台前。

几乎是一瞬间,未婚女孩的感情观一下子务实起来。这是个疯狂的年代,“现代版方鸿渐”、打工皇帝唐骏的成功会无数次地被复制,在国外镀金或者干脆买个

文凭回国,摇身一变成身家过千万甚至过亿的富翁,拥有美好的家庭,知性贤惠的妻子,还会成为那些好做梦的女孩择偶的目标……而贾宏声们,即便不选择死亡,早就被时代和女人双双抛弃,这年代,谁还会拿才子当回事?

也许很多男人会被女人伤透,认为现在的女人只爱钱,只爱男人手里的资源,可这里也要为女人说一句话:经过了一个才子佳人的纯爱时代,女人们在恋爱中吃过的苦吃过的亏比男人多,她们几乎都是在没保障的“裸爱”,所以,如果有机会,她们就会改变这种“裸爱”的局面,她们不想再为强烈而无私的爱情埋单。

当然,只有那些思想和经济都独立的女人,才会挣脱金钱的束缚,来一场没有负累的爱。那是另一种高贵的爱情,也许几年后,也许十几年后,爱情就会变得那样真切,爱情的面目会更加清晰。

